

名人笔下的傅斯年



得得之士

走近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丛书

王富仁 石兴泽 编

傅斯年
笔下的名人

東方出版中心

得得之士

名人笔下的傅斯年
傅斯年笔下的名人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诤诤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 傅斯年笔下的名人 王富仁 石兴泽 编

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6)

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 9 75

字数:207千字 插页2

版次:199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80627-433-2/K·59

定价:17.00元

“走近 20 世纪文化名人”丛书

主 编 施伟达

副主编 王国伟

张民权

总 序

季羨林

前不久，我在给一位老友的文集写的一篇短序中，提出了一个从来没有人提过的观点：回忆和怀旧能净化人的灵魂(katharsis)。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受了古希腊的影响；但是，那里讲的是悲剧，我这里讲的是怀旧和回忆。最初，我对自己这个看法，虽然觉得新奇可喜，但也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从那以后，经常在思想中考虑这个问题，越来越觉得这是发前人所未发之覆，颇有点沾沾自喜之意。

试想，你如果怀念，回忆一个已经逝去的或者仍然健在的亲友，时光必将会把你拉回去一段时间，一年、二年、十年、甚至几十年，带你到当年同这位亲人或朋友相聚的时候。到了现在，人虽已不在眼前，而他的音容笑貌必仍历历显现，他的隆情厚谊必仍能温暖你的心田。叹时光之流逝，惊沧桑之巨变，心动神移，往事如烟，低回难舍，灵魂震颤。这种回忆，这种感叹，这种低回，这种震颤，难道不足以净化你的心灵吗？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这种净化超过一切说教，超过一切义理。

更何况“走近 20 世纪文化名人”丛书中所收的都是名人回忆名人的文章。名人对名人的回忆，当然应当与一般人有所不同。文化名人一定是在文化领域内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物，他们回忆别人，或者被别人回忆，其惊心动魄的程度，当然

名人笔下的傅斯年
傅斯年笔下的名人

要超过一般人的怀念或回忆,从而回忆者或者甚至我们这些与回忆者或被回忆者无关的读者,读了这样一些文章以后,我们心灵被净化的程度当然也要超过一般了。

这是我对怀旧回忆所能够起的作用的看法,别人也许未必同意,而我却深信不疑。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典籍中有数量极大的回忆怀旧的文章。《昭明文选》中就有一些这样的文章,可以举出向子期的《思旧赋》和潘安仁的《怀旧赋》为代表。前者是思念友人的,后者是怀念岳父的,没有什么深奥的意义。但是,向秀和潘岳怀念故人的心情,却是十分动人的。向秀写道:“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踟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潘岳写道:“今九载而一来,空馆阒其无人。陈荏被于堂除,旧圃化而为薪。步庭庑以徘徊,涕泫流而沾巾。宵展转而不寐,骤长叹以达晨。”这些词句描绘的都是怀旧者的悲痛的心情。这种心情虽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真情流露,极能动人。我相信,它也能净化人的灵魂。

本丛书所收的文章,我虽然一篇也还没有能读过。但是,我相信,像向秀和潘岳者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不过,名人怀念名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写,都必有能净化我们心灵之处,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

现在,我们正处在 20 世纪的“世纪末”中,再过三年,一个新的世纪,甚至一个新的千纪,就将未到我们眼前。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这一个新的世纪完全是一个未知数,一个很大的问号。它将把人类带向繁荣昌盛,带给我们所急需需要的和平呢?还是带给我们现在无法逆料的灾难?现在无人能够回答。我们今天读一读 20 世纪文化名人的回忆名人的文章,我

总 序

们走近了他们。他们在 20 世纪的实际的经历或者心灵的经历,不管是长是短,是忧是喜,除了净化我们的灵魂之外,还必将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一些灵感。这些启示和灵感必将对我们中能够在新的世纪中生活工作的人会有很大的好处。

是为序。

1997.6.3

名人笔下的傅斯年
傅斯年笔下的名人

“诤诤之士”傅斯年

——编者序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新文化发展起来，中国文化也在整体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但是，中国的新文化不是在统一的形式下发展的，而是通过不断的分化和不断的聚合曲曲折折地发展变化的。作为一个统一的“新文化运动”，几乎只是在1917年至1921年这样一个极短暂的时期才是存在的，即使在这样一个极短暂的时期内，在那时的少数几个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那里，新文化的观念也不尽是相同的。1921年之后，他们之间的不同便公开表现出来，这个统一的新文化运动也就发生了分化，此后的中国新文化是在这种分化的形式下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和发展的。大体说来，“五四”的新文化在这个时期向三个不同的方向分化，因而在中国也有了三种不同的文化：一、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新的革命文化。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思想旗帜的，是以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其社会目标的。这种文化在此后经历了由思想启蒙到政治革命的转变和由留学生文化向本土派知识分子文化的转变。1926年，国共两党联合北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结束了自己的思想启蒙阶段，正式以一个革命政党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社会上。但在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居于领导地位的还是作为思想启蒙家的陈独

名人笔下的傅斯年
傅斯年笔下的名人

秀,陈独秀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革命的领袖,在国共两党的联合局面受到破坏之后,他就失去了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此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居于领导地位的仍是一批像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这样的外国留学生。他们与陈独秀的不同在于他们是一批在苏联留过学,与苏联共产党和第三国际有着直接联系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与陈独秀仍然有着共同性,即他们都是没有实际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书本上的、理论上的。到1934年的遵义会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就实现了由留学生文化向本土知识分子文化的转变,毛泽东作为一个具有在中国进行具体的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本土派知识分子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也进入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阶段。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过程中,1949年以前属于在野党的革命文化,1949年以后则成为一种执政党的国家文化。直至现在,产生于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仍是在中国大陆具有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阵营。

二、以鲁迅为代表的社会文化。这个文化传统是在大量没有固定社会地位、在现代城市社会从事文化活动的文学家、报纸编辑、新闻记者等知识分子为基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他们在文化上的主要倾向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争取思想的自由和社会的平等,与现实的政治统治存在着较为尖锐的思想矛盾。鲁迅的思想文化倾向具体地体现了这个文化群体的倾向,因而在这个文化群体中也有超过陈独秀、胡适的更大的影响。鲁迅是作为一个文学家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个运动落潮之后,他继续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从事文学创作,从事思想批评和文化批评。在30年代的政治分裂中,他参加并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左翼这个文化群体,在整

体的思想倾向上,更同情于在当时社会上没有合法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情于它所领导的政治革命。他们其中的一部分(左翼中的左翼),也直接加入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阵营,但左翼文化阵营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主要是一些文化活动的家,不是实践性的革命家。所以,从总体来说,它还是一个社会文化派别,不是一个政治组织。在1949年之后,它的大部分成员都留在了大陆,除受到了整肃的胡风等少数知识分子之外,大多数都被组织到了新的政治结构当中,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阵营的组成部分之一。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存在方式,它并没有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结构中被消灭,文学作家、编辑、记者、艺术家等等以文化创造为职业的知识分子不但存在着,而且发展着,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文化中的社会文化派又重新发现了自己的独立性,并开始向着自我独立的方向发展。三、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的学院派文化。这个文化传统主要是由当时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他们是一批在大学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思想上,他们的旗帜是民主和科学,因而与当时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在思想上、文化上都有难以弥合的矛盾和分歧,但这是一个在中国社会取得了较高文化地位的阶层,他们的工作需要的主要是一个安定与和平的社会条件,因而在30年代中国文化的继续分裂中,它在整体上远离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阵营,而倾向于现实的政权。他们中的一部分,直接成了国民党政权中的政治官僚,尽管他们也把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作为自己的文化旗帜,但在实际思想行为上,不能不维护国民党政权当时所实行的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政策。另一部分则在政治上坚持维护现实的国民党政治统治以抵御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政治革命斗争,

但他们仍然对现实政治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批判态度。而更多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则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中保持中立,以自己的教育工作和学术研究为业。他们要求科学和民主,但没有实现这一社会目标的实际力量。在1949年以前,只有少数学院派知识分子倾向或加入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阵营之中。1949年之后,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前两个阶层,大都去了台湾或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台湾和海外华人文化中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主导作用。而留在大陆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改造,在整体上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阵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同社会文化派的知识分子一样,在其社会存在中是没有消失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大陆的学院派文化也在重建的过程中。

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大分化中,傅斯年(1896~1950)走的是中国现代学院派文化的道路,他一生都服膺胡适,是胡适门下的高足,也是他的知心朋友。但较之胡适,他在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陷得更深。他是那种通过反共抗俄的政治态度与国民党政治统治集团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受到了这个政治集团的最高领导者的高度信任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由于这种明确的政治立场,当时马克思主义文化阵营的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把他视为政治上的敌人,当时社会文化派的知识分子也自然而然地把他视为政治统治的“帮忙文人”,即使在学院派文人中,也有很多人反感于他的不可一世的态度和与政治官僚过于密切的关系。这样,在1949年以后的大陆文化界,傅斯年就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除了他在《新潮》期的文化活动还写在中国现代的文学史上,其他的一切似乎都成了必须抛进历史垃圾堆的东西。但在台湾的文化界,他却留下了鲜明的文化印迹,并且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把他的印迹冲淡。

名人笔下的傅斯年
傅斯年笔下的名人

在台湾大学的校园里，屹立着他的塑像；在台湾的报刊杂志上，至今仍有他的纪念文章发表。他死后的口碑甚至比他生前的更好。大陆的文化界，在近几年，也开始重新关注这个人物。傅斯年家乡的山东聊城重修了他的故居，那里的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成立了傅斯年研究室，并召开了一届傅斯年学术讨论会。几种有关傅斯年的著作也先后在大陆上出版了。在这时，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下这个曾在中国文化史上吞云吐雾的人物。

中国的文化有分裂，也有聚合。绝对的分裂和绝对的聚合都是不存在的。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从一个角度上看是分裂的，而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则是聚合的。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而你和我又是永远无法完全重合的。由李大钊、陈独秀开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传统、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传统、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学院派文化传统，彼此之间是各不相同的，是有矛盾和斗争的。但是，在每一个文化传统当中，我们又都能看到这么两类知识分子。一类是忠于自己的文化信念的。不论他持有怎样的文化观念，在整体上属于哪个文化派别，但都不是违背自我内心意愿的，不是对某一种外部压力的简单屈从，因而他们也认认真真地坚持自己的信念，贯彻自己的信念，丰富并发展着各自的文化传统。他们与自己的文化信念是融为一体的，他是这种文化信念的物质生命，而他的文化信念则是他的精神生命，二者都是他的生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不会牺牲自己的精神生命而仍然感觉到自我生命的完整性，因而也会像保卫自己的生命一样保卫自己的文化信念。他们在文化上不阿谀奉承，不随波逐流，不做违心之事，不出卖朋友，背叛事业。马克思主义文化阵营中的李大钊，社会文化阵营中的鲁迅，学院

派知识分子中的闻一多，都是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但是，不论在哪个文化派别中，也都有另一类知识分子。他们不论把自我从属于哪个文化派别，表面上拥护哪种文化学说，但他们都不真正地相信它，而只是一种应付当前文化环境的权宜之计。顺利时他们比谁跳得都高，不顺利时他们比谁跑得都快。他们只是拿着一种文化学说从事个人的文化投机，对权势者唯唯诺诺，对弱小者盛气凌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危机一来，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背叛事业，出卖同志，以苟全自己的生命，甚或在自己的文化阵营的毁灭中捞取更大的利益。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说是“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人之谔谔”。前一类知识分子是一些谔谔之士，后一类知识分子则是一些诺诺小人。文化学说的不同，文化阵营的对立，并不能抹煞各个文化阵营中这两类知识分子的差别。任何一种真正的社会事业，任何一种真正的思想学说，都能成于那些谔谔之士而毁于那些诺诺小人。从这个意义上，哪个文化阵营中的谔谔之士都是可敬的，而哪个文化阵营中的诺诺小人都是令人卑视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倾向会因自己的不同追求而分裂，但也会因彼此之间的同构关系而聚合。傅斯年，尽管与我们不一定属于一种文化派别，一种文化传统，但他却是一个谔谔之士，而非一个诺诺小人。在这里，我们与他有着更亲近的距离，而与那些“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倒可能有着更加遥远的感情距离。

傅斯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上中国文化的舞台的，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解不同于其他各派的知识分子，但他在自己的立场上从来没有背叛过五四，没有在此后时涨时落的复古主义思潮面前放弃对于五四文化精神的信仰。他一生坚决反对恢复儒家文化的思想统治，反对绝对地排斥外来

文化,反对用片面弘扬中医的方式排斥西医,反对用片面弘扬京剧的方式排斥现代话剧。他在政治上是坚持反共抗俄立场的,但这只是他的政治立场,而不是阿谀当时政治统治者的手段。他是唯一一个敢于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说话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被他痛诋的就有两家——孔祥熙和宋子文,而他亲自发动了对宋子文的“弹劾”运动,并且取得了成功。他的开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重建抗战后的北京大学、担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对建设台湾大学的贡献以及他在历史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就更不能用他的具体政治立场予以抹煞。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甚至在他的恩师胡适发表了对侵华日军的妥协言论之后,他也公开表示反对并要退出《独立评论》的同人团体。他是一个谔谔之士,不是一个诺诺小人。不论我们在具体问题上可以批评他的多少缺点,但在这一点上,他理应受到我们的尊敬。

本书所收,均系别人纪念傅斯年和傅斯年谈论别人的文字,正式的研究文章一律不收。台湾人士的纪念文章大都牵涉到傅斯年的反共政治立场,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们极难回避,所以只对一些与傅斯年的人格无关的政治攻击文字作了一些必要的删节,其他均保留原貌。编者的观点已在本序言中阐明,希望读者不要把二者混淆起来。

感谢东方出版中心及其张民权先生为本书做的大量的工作。

王富仁

1998年10月8日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名人笔下的傅斯年
傅斯年笔下的名人

目 录

总序	季羨林 1
“诤诤之士”傅斯年——编者序	王富仁 1

上篇 名人笔下的傅斯年

傅孟真先生的思想	胡 适 3
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罗家伦 12
新潮的泡沫	周作人 27
傅斯年	周作人 30
忆孟真	蒋梦麟 32
悼亡友傅孟真先生	朱家骅 36
傅孟真先生轶事琐记	屈万里 40

回忆傅先生在台大的往事	屈万里 44
师门识录	陈 槃 50
怀故恩师傅孟真先生有述(节录)	陈 槃 54
记傅孟真师在中山大学	陈 槃 58
重历史是非与真才实学	陈 槃 61
傅孟真先生	陶希圣 63
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节录)	董作宾 66
傅斯年先生和台湾人(节录)	洪炎秋 76
回忆幼年时代的傅校长	英千里 79
忆孟真	伍 俶 82
记傅孟真	程沧波 87
再记傅孟真	程沧波 95
哀悼孟真先生	余又荪 100
忆傅孟真先生	黄季陆 103
追忆傅孟真先生的几件事	那廉君 110
傅孟真先生轶事	那廉君 117
傅斯年的故事	那廉君 127
敦品、励学、爱国、爱人	那廉君 135
让你做你想要做的事	李方桂 138
北大与台大的两段往事	陈雪屏 141
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	李 济 145
我与孟真的交往	毛子水 151
我对傅孟真先生的感念	严耕望 156
关于傅孟真先生的几件事	陈之迈 161
傅斯年	温梓川 166

傅斯年	钱 穆 172
我所知道的傅斯年	傅振伦 175
回忆傅孟真先生	杨向奎 178
六同求学前后——回忆导师傅孟真先生	王利器 182
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	邓广铭 189
忆傅孟真师	何兹全 197

下篇 傅斯年笔下的名人

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	205
失勒博士的《形式逻辑》	208
论伯希和教授	213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节选)	218
陈独秀案	224
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	232
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	242
《中国音韵学研究》序	250
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	253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260
跋《人境庐诗草》	264
《殷历谱》序	266
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	273
倪约瑟博士欢送词	280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283
我对萧伯纳的看法	291